

# 《蝴蝶杯》【后本】

## 主要角色

田玉川：小生  
 胡凤莲：贴旦  
 鲁林：净  
 鲁凤英：花旦  
 田云山：正生  
 田夫人：正旦  
 徐锡：老生  
 董文：老丑  
 郝自良：二净  
 姚文俭：副净  
 田明：外  
 唐让：末  
 家郎：小丑  
 鲁夫人：老旦  
 藏哪：花净  
 叭噜咕：老净  
 宾相：小丑  
 丫鬟：小旦  
 丑丫鬟：彩旦

## 情节

胡凤莲既入县衙报知，并羞答答说明定婚之事，田云山夫妇亦甚爱怜，遂为瘞葬其父，即留养在署。忽督署又来催拿凶手，不得，即带田云山往审。法堂上藩、臬、道三司，及武昌府均在会审。虽田令有辞可辩，然鲁林威势滔天，终不免有所抑压。幸得胡凤莲随后即来呼冤，两事相轧，藩、臬等始知鲁子实自招其殃，更将家奴严讯一过，业已水落石出。惟田云山子终系凶手，鲁林仍欲将田令治罪代抵。幸赖胡凤莲极口呼冤，几欲以身殉法堂，始经藩司调停，缓日再审，并带胡凤莲去，认为义女。旋鲁林奉命出征苗蛮，兵抵战地，尚未安营，即被苗蛮偷袭，大受挫折。鲁林已被创跌下马背，几为擒斩。忽被一小将杀入重围，单身救出，并重复还战，生擒其钜魁，遂得平定奏凯而旋。鲁林深感其恩，抵府后，即将该小将招赘为婿，当夜完婚。孰意此小将即田玉川，今改名为雷全州。当晚成婚之后，夫妇甚恩爱。鲁女见其一表人材，文武兼精，十分满足。后雷全州渐渐将隐语觶探其意，继见鲁女爱己之心甚坚，遂将真名姓及打死其兄之事，尽情倾吐。鲁女始闻如石破天惊，屡欲反脸，终为爱情所束缚，不忍出首。只得另行设计，放田玉川回县，待其父送至此间，再向父母婉禀求免。全剧以此场情景为最妙，惜剧本至此已终，于胡凤莲一面，仍不免偏枯未了，为剧情中之大缺陷。所望演剧者再足成之，则无负“全本”二字矣。

## 注释

近来贾璧云、四盏灯、粉菊花等，均能全演，颇均擅胜。

## 根据《戏考》第七册整理

### 【第一场】

(四衙役同上。)

四衙役 (同念) 要得无休富贵，须要开大门两扇。

(胡凤莲上。)

胡凤莲 (梆子导板) 报冤仇心怀恨眼流痛泪，  
 (梆子摇板) 不觉得又到了县官衙门。  
 怀抱着传家宝朝里就走，  
 含着泪要与父报此冤仇。

衙役甲 (白) 哇! 这一女子, 莫非走错路么? 这是县衙门口, 往哪里走!

胡凤莲 (白) 我正要上衙门的。敢烦二位, 禀知老爷、太太: 就说有内亲要见。

衙役甲 (白) 你是老爷什么亲?

胡凤莲 (白) 我是太太娘家的侄女。

衙役甲 (白) 不像不像。我家老爷乃山西太原人氏。哪里是内亲, 只怕是伸冤的。

胡凤莲 (白) 你们是衙外人, 哪里晓得内亲。快去禀知, 请来迎接于我。

衙役甲 (白) 这个来历甚大。禀知掌家二爷, 再作道理。  
请田二爷!

(田明上。)

田明 (白) 哼!  
何事?

衙役甲 (白) 有一少女, 口说是太太娘家侄女, 前来投亲。

田明 (白) 太太是山西太原人氏, 从没有娘家侄女, 哪有内亲到此?

衙役甲 (白) 我们也是这样言说。她讲我等不晓内事, 还要太太迎接。才禀二爷得知。

田明 (白) 叫她进来。

衙役甲 (白) 叫你进去。小心了。

田明 (白) 好一个美色佳人, 孤身前来。  
这一女子, 哪里人氏。怎说是太太侄女? 从实说来, 我好与你通禀。

胡凤莲 (白) 你去禀知太太, 自然出来迎接于我。

田明 (白) 我自幼在老爷府下, 太太并无什么侄女。

胡凤莲 (白) 有句话告诉太太, 就明白了。

田明 (白) 什么话?

胡凤莲 (念) 要得重相会, 须看蝴蝶杯。

田明 (白) 吓。蝴蝶杯是老爷传家贵宝。她如何晓得? 其中必有原故。待我禀知老爷太太。  
有请老爷、太太!

(田云山、田夫人同上。)

田云山 (念) 无缘无故起祸端,

田夫人 (念) 小儿一去未回还。

田云山 (白) 莫非鲁府差官前来?

田明 (白) 不是。现有一年少女子, 她说是太太的娘家侄女。

田夫人 (白) 哼, 胡说! 老身无有什么侄女。

田明 (白) 小人也是这样说法。她说“要得重相会, 须看蝴蝶杯”。太太必然迎接于她。

田云山 (白) 吓, 蝴蝶杯是我传家之宝, 女子如何知晓?

田夫人 (白) 蝴蝶杯我儿带去, 这其中必有原故。唤那女子前来, 问个明白。

田云山 (白) 命她进来。

田明 (白) 唤你进去。

胡凤莲 (白) 老爷、太太, 小女子冤枉!

田明 (白) 这一女子, 方才说太太的侄女。怎么又喊起冤来?

胡凤莲 (白) 我有杀父之冤, 不能击鼓喊冤, 才说是内亲。请大老爷天断吓!

田云山 (白) 啊! 方才说投亲, 今又喊冤。这是下官时来了, 岂有此理!

胡凤莲 (唱) 杀父仇如天大谁不想报,  
奴年轻并无人替奴伸冤。

田云山 (白) 我倒了运了!  
(唱) 我的儿伤人命未曾分断,  
偏又来民间女为父喊冤。  
这也是本县的时来运转,  
把这些冤枉事一齐了完。

田夫人 (梆子慢板) 好一个美貌女令人可爱,  
赛过那嫦娥女月里天仙。  
樱桃口伶俐齿能言舌辩,  
这里边她必有天大屈冤。

(白) 吓, 老爷! 看此女并非等闲之辈。有何冤屈, 叫她诉来。

田云山 (白) 这一女子喊冤, 可有呈状?

胡凤莲 (白) 杀人凶犯，势力太大。小女子贫寒，哪个敢与我写状子。

田云山 (白) 杀父冤仇从何而起？这要你细细讲来。

胡凤莲 (白) 大老爷容禀！

(梆子原板)

未开口先掉下伤心之泪，  
尊青天你在上细听端详：  
都只为我的父来把鱼卖，  
总督子将鱼买不给鱼钱。  
我的父在龟山与此论辩，  
那狂徒放恶犬又加皮鞭。  
才惹得那少年心头火起，  
救下了吾的父带伤回船。

田夫人 (白) 那少年哪里去了？

胡凤莲 (梆子摇板) 老爹爹伤痕重即刻命染，  
却未知那少年他上哪边。

田云山 (梆子原板) 听此言倒叫我气冲牛斗，  
果然是这冤家惹下祸端。

田夫人 (白) 你可知道救下你父、把帅府公子打死，就是我儿，现不知去向。鲁府要人抵偿。  
你还前来喊冤！

(梆子原板) 我的儿为你父招下祸患，  
总督府即要拿去把命偿。

胡凤莲 (白) 老爷、太太，不必忧念。但是老爷要与小女子报仇，还有下情。

田云山 (白) 女子站起来讲。

胡凤莲 (白) 谢老爷！

(梆子摇板) 那狂徒见我父奇鱼新鲜，  
仗势力抢鲜鱼不付鱼钱。  
纵恶犬将我父双手咬烂，  
众恶奴打我父四十皮鞭。

田云山 (白) 这样说起，你父不曾死吓！

胡凤莲 (白) 老爷听了！

(梆子快板) 父回来对奴家细讲一遍，  
把此事说明了命染黄泉。

田云山 (白) 既然这样苦打，怎能回船？

胡凤莲 (梆子二六板) 一少年救我父将贼打散，  
因此上我的父转回渔船。

田云山 (白) 那少年怎样打他？

胡凤莲 (梆子二六板) 那少年讲好话把他相劝，  
贼狂徒太无礼越发狂言。

田云山、  
田夫人 (同白) 这样说起，必然知道我儿下落。

胡凤莲 (白) 公子逃走了。

田夫人 (白) 我儿逃走了？

胡凤莲 (白) 正是。

田云山 (白) 田明与大姐看坐。

(田明允。)

田夫人 (白) 谢坐。此是何人？

田云山 (白) 哦，家人田明。  
退下了。

(田明下。)

田云山 (白) 大姐讲来。

胡凤莲 (白) 公子怒打帅府之子，刻未曾打死。鲁府差右营副将，领兵围山。  
(梆子快板) 奴那时守父尸咽喉哭断，  
公子是要逃命来借渔船。

田夫人 (白) 你可曾救他过江？

田云山 (白) 夫人，这样凶犯，渡他则甚？  
 田夫人 (白) 哪有见死不救之理？  
 胡凤莲 (白) 太太吓！  
 (梆子快板) 救公子上船舱内躲避，  
 把父尸掩在了渔船上边。

田云山 (白) 你掩藏凶犯，倘官兵搜出，该当何罪？  
 胡凤莲 (白) 怎的不来搜验。  
 田夫人 (白) 哎呀，不好！  
 胡凤莲 (梆子摇板) 那官兵唤渔船就要搜验，  
 见父尸血淋淋停在舟前。  
 杀父事我与他说了一遍，  
 他那里未敢搜收兵回还。

田云山 (白) 大姐好计策。官兵去后？  
 田夫人 (白) 我儿怎样逃去？  
 胡凤莲 (梆子摇板) 只等的三更后残月西转，  
 那时间送公子逃出汉关。  
 这就是公子的一路遭难，  
 求老爷与奴家好报仇冤。

田夫人 (梆子摇板) 听大姐把情由细说一遍，  
 好一个美色女才貌双全。  
 救我儿他二人必有意见，  
 回头来把此事细问根原。

(白) 大姐，我那儿子几时上船？  
 胡凤莲 (白) 午时。  
 田夫人 (白) 几时下船？  
 胡凤莲 (白) 三更以后。  
 田夫人 (白) 哈哈！大姐，老身有一言不便说出。  
 胡凤莲 (白) 太太请讲。  
 田夫人 (白) 我想渔船，长不过一丈，宽不过五尺；舱前舱后，不过一席之地。你二人怎样坐卧？  
 (梆子摇板) 儿不比柳下惠坐怀不乱，  
 你二人在船舱必有姻缘。  
 白日里上孤舟坐至夜半，  
 想情理不冤枉难辨愚贤。  
 你把那真情话对我言讲，  
 那时节与你父好报仇冤。

胡凤莲 (梆子原板) 一句话羞得我红了满面，  
 半晌儿低下头无有回言。  
 没奈何顾不住遮盖羞脸，  
 哭啼啼双膝跪夫人面前。  
 这是为何？  
 (胡凤莲举杯，哭。)

胡凤莲 (梆子原板) 双手儿举宝杯太太请验，  
 田夫人 (白) 此乃我家贵宝，我儿带去，怎到大姐之手？  
 胡凤莲 (梆子哭板) 太太娘，老爹爹吓！  
 田夫人 (白) 怎么称呼？  
 胡凤莲 (梆子摇板) 得此宝是公子亲手交代，  
 快叫我老爹爹与奴明冤。

田夫人 (梆子摇板) 我见了蝴蝶杯笑容满面，  
 用双手把儿媳搀在面前。

田云山 (白) 此乃从何而起？  
 田夫人 (白) 老爷吓！  
 (梆子摇板) 难为你作进士身为知县，

这件事断不清怎样居官？  
蝴蝶杯是聘礼终身情愿，  
他二人患难中自定姻缘。

田云山 (白)  
(梆子原板) 呀！  
叫夫人听下官细讲一遍，  
难道说鲁总督不报仇冤？  
霎时间差官到要人到案，  
儿逃走叫何人去把命偿？

(白) 夫人，这畜生自身无事。少刻鲁府差官前来催案，难道叫下官替奴才不成？

田夫人 (白) 这便怎么好？

胡凤莲 (白) 爹娘放心，儿有妙计。

田夫人 (白) 有何妙计？

胡凤莲 (白) 倘若帅府催案，将我爹爹拿去，儿情愿与他帅堂对案。难道说白白打死我父不成？

田云山 (白) 你有此胆量？

胡凤莲 (白) 为父报仇，何惧生死。孩儿拚着一死，前去喊冤。一来与父报仇，二来与爹爹解祸，三来与公子可证情由。

(梆子摇板) 叫爹娘暂且把宽心来放，  
儿情愿舍性命大闹一场。  
到那里用巧言与他分辩，  
儿管保我爹爹无事回还。

(田明上。)

田明 (白) 禀老爷，官兵围住县衙。

田云山 (白) 夫人与儿回避。

田夫人 (白) 儿吓，随娘来。

(田夫人、胡凤莲同下。唐让上。)

唐让 (白) 江夏县，你子可曾拿到？

田云山 (白) 急出火批，未曾拿到。

唐让 (白) 帅爷有令：不见凶犯，拿你三法司问罪。  
带了！

田云山 (念) 知法又带法官锁，小官反被大官欺。

(田云山、唐让同下。田夫人、胡凤莲、田明同上。)

田夫人 (白) 哎呀！老爷被拿，如何是好？

胡凤莲 (白) 母亲放心，孩儿去到帅府喊冤。

田夫人 (白) 儿小小年纪，不可轻举妄动。

胡凤莲 (白) 儿要不去，这场官司，怎能明白？

田夫人 (白) 哎吓，也罢！事到如今，讲说不起。你将蝴蝶杯带在身旁，可作护身之宝。  
田明！

(田明允。)

田夫人 (白) 把这女子，送到帅府，听候消息。

田明 (白) 随我来。

胡凤莲 (白) 正是：

(念) 衙下别了婆母面，帅府伸冤闹一番。

(胡凤莲、田明同下。)

田夫人 (念) 居家若得重相见，满斗焚香谢苍天。  
(田夫人下。)

## 【第二场】

(徐锡、董文、郝自良、姚文俭同上。)

徐锡 (白) 下官，武昌府徐锡。

董文 (白) 下官，布政司董文。

郝自良 (白) 下官，按察司郝自良。

姚文俭 (白) 下官，湖北道姚文俭。  
 徐锡 (白) 众位大人请了。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请了。  
 徐锡 (白) 总督有令，请我等三法司定罪。不知为着何来？  
 董文 (白) 莫非你我府下，有屈良民之事，越衙告状？也是有的。  
 郝自良 (白) 等帅府升堂便知。  
 姚文俭 (白) 请！  
 (徐锡、董文、郝自良、姚文俭同下。)

## 【第三场】

(鲁林、中军同上。)  
 鲁林 (唱) 威威兵马府，  
 堂堂杀气豪。  
 伤我亲生子，  
 岂肯把儿饶。  
 (白) 本帅鲁林。只因江夏县之子，打死我子，绝了鲁门之后，好不气杀人也！  
 中军！

(中军允。)  
 鲁林 (白) 府道三司到来，早报。  
 (徐锡、董文、郝自良、姚文俭同上。)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来此帅府。  
 中军 (白) 帅爷，众大人到。  
 鲁林 (白)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帅爷金安。  
 鲁林 (白) 诸公请。  
 中军，与众大人看坐。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帅爷请坐。  
 鲁林 (白) 诸公驾临，未得远迎，多多有罪。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帅爷传卑职等进府，有何见谕？  
 鲁林 (白) 众位大人不知：那江夏县之子，将本帅之子打死。想我鲁门绝去香烟，特请众位大人批断。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凶犯可曾拿到？  
 鲁林 (白) 本帅亲临县衙捉拿，江夏县藏子不献。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想必在龟山未回。  
鲁林 (白) 我差右营领兵搜山未回。  
(唐让上。)

唐让 (念) 一事未明一事起，报仇引着报仇人。  
(白) 右营告进交令。

鲁林 (白) 龟山捉拿县子，可曾拿来？  
唐让 (白) 四面搜寻。不见踪迹。  
鲁林 (白) 好一狂徒！打死我子，拿他不着，好不气杀人也！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大人不必悲伤。速拿江夏县究问，何愁他子不到。  
鲁林 (白) 清晨差官去拿，未见到来。  
(众龙套同上。)

众龙套 (同白) 启帅爷：江夏县拿到。  
鲁林 (白) 叫他报门而进。  
众龙套 (同白) 报门而进。  
(田云山上。)

田云山 (念) 正凭大明法律，何惧帅府虎威。  
众龙套 (同白) 江夏县告进。  
田云山 (白) 众位大人在上，卑职叩见。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去刑。  
鲁林 (白) 江夏县，你子可曾拿到？  
田云山 (白) 死不见尸，活不见人。  
鲁林 (白) 哼哼哼！你子打死我子，还敢隐藏不献？  
小校推出斩了！

田云山 (白) 慢着！帅府钢刀虽快，须看大明法律。对着布按三司，不究凶犯实情，先前七品县官，恐斩不了。  
(梆子摇板) 鲁大人你依仗帅府势大，须要把大明律一一细观。现对着三法司究情公断，恐怕你难斩我七品县官。

董文 (白) 哇！好一个江夏县！你子打死帅府公子，还来抗违帅命，该当何罪？  
田云山 (白) 大人！我儿打杀帅府公子，可是大人亲眼得见？  
董文 (白) 这个！此是帅府亲口说出。  
田云山 (白) 大人但听一面之词，不问实情，岂是你我作官的所为么？  
(梆子摇板) 受皇恩不论那居官大小，无非是与民间判断屈冤。倘若是凭空断不问情变，怕只怕枉杀了良民儒贤。

董文 (白) 依你这样讲来，帅府公子不是打死？  
田云山 (白) 大人，事有头绪，冤各有主。帅府这以虎威临人，不容卑职分析，就要出斩。公子是我儿打死，焉有不究之理？伤一命必有一命抵偿。但知势重，必须依理公断。

徐锡 (白) 帅爷，容他细细讲来。若不是他子打死公子，亦要他捉拿凶犯；如是他子打死公子，或放子逃走，或藏了不献，那时再斩不迟。

鲁林 (白) 好，叫他讲来！  
徐锡 (白) 贵县细细讲来。

- 田云山 (白) 众位大人听了：卑职原有一子，自幼读书，身入黉门。昨日去游龟山，至今未回。帅府领定校尉，强搜县衙，言卑职之子，在龟山打伤赛虎犬，又将公子打死。卑职细问情由，公子死在帅府，恶犬死在龟山。想那龟山乃是云集之地，打死公子，岂无一人看见么？今日一无乡保报案，二无凶犯见证，帅府私调官兵搜山，强搜县衙。今同众位大人在此，不问情由，就要出斩。非卑职抗违，请众位大人天断！
- (梆子原板)
- 老大人官拜了堂堂总督，  
卑职是区区的七品县官。  
况龟山时常有行人千万，  
无缘故焉敢打帅府令郎？  
打死人尸不离寸地一点，  
说什么公子死帅府厅前。  
若待说不在那龟山毆变，  
赛虎犬现放着死在龟山。  
凭天理将此事明公判断，  
谁的是谁的非细讲一番。
- 董文 (白) 是吓，讲的有理。我想龟山，万商云集之地，岂无一二人见证么？又无凶犯，又无报告呢？
- 鲁林 (白) 难道说此事假的不成？怎的无报告？打死我子，又伤二十名家丁，怎说无见证？
- 郝自良 (白) 既有带伤家郎，唤来审验。
- 鲁林 (白) 中军，唤家郎来。
- 中军 (白) 家郎来！
- (家郎上。)
- 家郎 (白) 与大人叩头。
- 徐锡 (白) 帅府公子，被何人打死？一一讲来。
- 唐让 (白) 从头说来。怎样交言？怎样动手？好与公子报仇。
- 徐锡 (白) 着吓！因何起事，从头说来。
- 家郎 (白) 把你这狗官！纵子行凶，打死帅府公子，把我的头打破，把我的眼打瞎了，把我的腿打肿了。你还假装不知？你这好狗官！
- 董文 (白) 哇！堂堂帅府，当着布按三司，打起七品县官来了！家郎如此大胆。众位大人，鲁府好大权势吓！
- 鲁林 (白) 还不退下。
- 中军 (白) 退下。
- (家郎下。)
- 姚文俭 (白) 家郎讲的是实，你有何说？
- 田云山 (笑) 哈哈！
- 董文 (白) 为何发笑？
- 田云山 (白) 帅府家丁，如狼似虎，公子又是将门之子。卑职之子，乃是儒学秀士，怎能打伤将门之子，又伤家郎、赛虎犬？卑职若有这样儿子，岂不叫他与皇家出力，以图上进吓！
- (梆子原板)
- 自古道读书人皆是一体，  
苦寒窗无非是求取功名。  
是谁家有这样英雄好汉，  
哪一朝哪一代有此奇情？  
想你这样质辩，家郎说的什么？
- 郝自良 (白) 这些家郎，皆是帅府之人，焉能作得见证？
- 田云山 (白) 既无此事，你子为何逃走？
- 董文 (白) 唐将军领兵围住龟山，口称要拿县子定罪。他闻听此话，怎敢回来？
- 田云山 (白) 纵然说得条条有理，公子即不是你子打死，也要委你捉拿。你难以推托。
- 徐锡 (白) 卑职分内之事，急出火票，捉拿凶犯。如得凶手，送上帅府投案。
- 田云山 (白) 如是你子打死？
- 鲁林 (白) 按律问罪。
- 田云山 (白) 此言有理。
- 董文 (白)



鲁林 (白) 打死我儿，隐藏凶犯，强辩抗理，好不气杀人也！  
(梆子摇板) 江夏县在帅堂花言巧辩，  
你的儿想活命难上加难。

郝自良 (梆子原板) 这件事倒叫我难以批断，  
此事中必有那别的牵连。

董文 (梆子原板) 他两家在帅府各称各辩，  
县衙子再不敢屈打帅男。

唐让 (白) 此事叫我难以插口。  
(梆子原板) 见他们一个个推情察理，  
倒叫我心里明口中难言。  
明明是帅府子先行恶霸，  
为什么渔家女不来伸冤？

(胡凤莲上。)

胡凤莲 (白) 冤枉吓！

中军 (白) 哇！州有州官，县有县衙。这是总督衙门，不理民词，还不退下。

胡凤莲 (白) 哎吓大老爷！民女有杀父冤仇，被告势大，非大人不能明白。

中军 (白) 你告的哪个官员，这等厉害？

胡凤莲 (白) 民女告的那江夏县。

中军 (白) 呀，这狗官又打死人了？俺与你通禀。  
禀帅爷：有一女子喊冤。

鲁林 (白)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怎么到帅府喊冤？赶出去！

中军 (白) 那女子言他有杀父之仇，告的县官。

鲁林 (白) 怎么，告的县官？

中军 (白) 正是。

唐让 (白) 民女喊冤，必有屈情。既告州县官员，现有众位大人在此，唤她进来，问个明白。

鲁林 (白) 中军唤他进来。

中军 (白) 那女子，大人容你进去。

胡凤莲 (白) 女子冤枉冤枉！

唐让 (白) 这一女子，告的哪家官员？现有众位大人在此，放胆讲来。有众位大人与你作主。

徐锡 (白) 这是堂堂帅府，论理之地。有什么冤枉，从实讲来。

胡凤莲 (白) 杀父不共戴天之仇。

鲁林 (白)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敢来帅府伸冤？

胡凤莲 (白) 非州官县官所管。

鲁林 (白) 可有冤状？

胡凤莲 (白) 哎吓大人吓！被告势大，无人敢写。

鲁林 (白) 难道说王侯公子，杀死你父不成？

胡凤莲 (白) 哪位是总督大人？

董文 (白) 你问总督大人么？

胡凤莲 (白) 正是。

董文 (白) 上坐就是总督大人。你有冤枉，一一讲来。

胡凤莲 (白) 鲁大人，老贼吓！

鲁林 (白) 哇！好大胆泼女，敢毁骂本帅。  
校尉，拉下去斩了！

董文 (白) 慢着。看此女子有甚冤情，容她讲来，再斩不迟。

鲁林 (白) 你就叫她讲来。

胡凤莲 (白) 鲁大人，老贼吓！你私养恶犬伤人，纵子打死我父。大明法律何在？有你这狗官，百姓哪有性命吓！

董文 (白) 众位大人仔细听听！

徐锡、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倒有些来历。

唐让 (白) 大家一听, 便知明白。

胡凤莲 (梆子原板) 胡凤莲在帅堂怒气不断,  
骂了声鲁总督害民狗官。  
纵匪子行凶恶打死我父,  
奴与你在那里结下仇冤。  
众大人在上边凭理判断,  
照法律与难女来把冤伸。

鲁林 (笑) 哈哈!

(白) 我子被县子打死, 又说我子打死你父, 从哪里说起!

董文 (白) 是吓! 公子被县子打死, 怎么又说打死你父? 此事有些古怪。

徐锡、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有些蹊跷。

唐让 (白) 众位大人, 何不叫这女子细讲一遍, 便知情由。

董文 (白) 着吓! 这事有头冤有主。这一女子, 公子怎么打死你父, 一一讲来。

胡凤莲 (白) 众大人容禀!

(梆子原板) 未开言先掉下伤心之泪,  
众大人听小女细表原情。  
告状人胡凤莲渔家之女,  
父的名叫胡宴缺少弟兄。  
只生下小民女母亲早丧,  
都只为龟山下起了祸端。

董文 (白) 什么祸端?

胡凤莲 (梆子快板) 依仗帅子势力大,  
强买父鱼不给钱。  
又纵恶犬把父咬,  
四十鞭打得父可怜。  
如不信到渔船来把尸验,  
望青天与奴父报此仇冤。

郝自良 (白) 公子打死你父, 你还是眼见, 还是耳闻?

胡凤莲 (梆子原板) 这是父临终对我讲,  
尽都是实情没冤枉。

郝自良 (白) 你来伸冤, 可有见证?

胡凤莲 (梆子原板) 明知帅府势力大,  
无人见证到帅堂。

姚文俭 (白) 既无见证, 这公子在龟山打死你父, 怎么尸停在渔船呢?

胡凤莲 (梆子原板) 我的父带伤重匍匐回转,  
把情由表明白命染黄泉。

郝自良 (笑) 哈哈!

董文 (白) 郝大人为何发笑?

郝自良 (白) 这场官司, 有些古怪。

徐锡、  
董文、  
姚文俭 (同白) 怎见得古怪?

郝自良 (白) 这公子打死渔翁, 县子打死公子, 全在龟山。一个死在渔船, 一个死在帅府。  
按律论来, 这尸不离寸地, 明究必有见证。今已移尸, 又无见证。哈哈, 哪个偿命呢?

鲁林 (白) 打死我子, 难道罢了不成。

胡凤莲 (白) 打死你子, 必要偿命。难道奴父就不是命么?

(梆子原板) 为官的若不以民情为重,  
岂不是枉受了皇家爵封?  
大与小同是命官官相护,  
叫奴家在哪里去把冤明?

(白) 哎，也罢！  
 (梆子原板) 倒不如死在了帅堂以上，  
 阴曹府见阎君再将冤伸。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慢着！  
 胡凤莲 (白) 众位大人，不叫民女一死，又不与父报仇，可该把我置落何地吓？  
 徐锡 (梆子原板) 这女子口似刀舌如利剑，  
 叫本府有口舌难以开言。

董文 (梆子原板) 明明的是一桩糊涂案件，  
 姚文俭 (梆子原板) 这都是江夏县造了屈冤。  
 唐让 (白) 众位大人不必猜疑。此事要有见证，一问便知。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何人为证？  
 唐让 (白) 我想两家斗殴，皆在龟山。县子打伤公子，家郎为证；这公子打伤渔人，难道公子亲自动手不成？唤家郎再问便知。

徐锡 (白) 是吓，就唤那常随公子的家郎，到来问他，因何起事，好拿凶犯，与公子偿命。  
 鲁林 (白) 来，唤家郎。  
 中军 (白) 家郎。  
 (家郎上。)

家郎 (白) 伺候帅爷。  
 董文 (白) 你就是常随公子的么？  
 家郎 (白) 正是。  
 董文 (白) 公子被县子打伤，可是你亲眼得见么？  
 家郎 (白) 小人亲眼得见。  
 董文 (白) 不可撒谎。  
 家郎 (白) 小人不敢。把我的腿踢肿了，大人验过。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哼！你家少爷，打死渔人，怎样打法，一一讲来。  
 家郎 (白) 那个小人勿见。  
 董文 (白) 哈哈！打死公子，你亲眼看见；打死渔人，你往哪里去了？我想人命事大，  
 不动大刑，难以招出。  
 来，大刑伺候！

家郎 (白) 哎吓不好！  
 (梆子原板) 众大人在帅堂依理判断，  
 明朗朗三件事在我心间。  
 我若是说出了真心实话，  
 又恐怕元帅爷降下罪来。  
 我本应当在帅堂不说实话，  
 眼巴巴就要受五刑祸端。  
 又只见唐将军他也在此，  
 我只得把真情细表一番。

(白) 众位大人，不必动刑。小人实招了罢！  
 董文 (白) 从实讲来。  
 家郎 (白) 公子打伤渔人是实，并未打死。  
 董文 (白) 是怎样打伤？  
 家郎 (白) 那渔人拿着一条怪鱼，在龟山叫卖。  
 董文 (白) 什么奇鱼？怎样奇鱼？

家郎 (白) 人头鱼身。  
董文 (白) 想是娃娃鱼。  
家郎 (白) 我家少爷，看见要买。那老儿要两串钱，少爷还他二百大钱。  
董文 (白) 他愿卖么？  
家郎 (白) 那老儿不卖。我家少爷言道：你敢不卖！慢说是买你的，就是当差，也该送我。少爷不难为你，明日帅府去领二百铜钱。那老儿不肯舍鱼，少爷动怒，将鱼往地下一掼，赛虎犬一口咬住。那老儿来夺，被犬咬了几口，把双手咬破。

胡凤莲 (哭) 爹爹吓！  
家郎 (白) 哭在后头呢。  
董文 (白) 后来怎样？  
家郎 (白) 那老儿受疼不过，他就骂起来了。  
董文 (白) 骂公子，就该四十皮鞭。  
家郎 (白) 这打了三十五下。  
董文 (白) 怎么不打呢？  
家郎 (白) 刻就来了。  
董文 (白) 谁来了？  
家郎 (白) 就是那县子。劝我少爷，不该打那渔人。少爷不容他劝，他就骂起来了。  
董文 (白) 哼，敢骂公子么？  
家郎 (白) 他说我家少爷私养恶犬，强夺民鱼，仗势欺人，拷打良民。什么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乱臣贼子，人人可诛。少爷大怒，吩咐放犬咬他，被他一拳打死。少爷又叫家郎一齐动手，谁想他那拳头，如锤一般。一拳两个，两拳四个，把小人们打伤，把少爷打的动不得了。回得府来，他老人家就死了。这是实话。若有虚言，叫他万世忘八蛋。

鲁林 (白) 还不退下。  
(家郎下。)  
董文 (白) 怪道吓！  
(梆子原板) 听此言不由人微微冷笑，  
这冤枉从家郎亲口实招。  
打伤了帅府子相断公道，  
难道说渔家女不把冤消？

徐锡 (白) 今总督府家郎，道出实情。县子打伤帅府公子是实，公子打伤渔人是真。咱大家议论，该哪个偿命呢？

鲁林 (白) 打死我儿，难道罢了不成？  
郝自良 (白) 打死公子，捉拿县子偿命。公子打伤渔人，请大人发落。  
鲁林 (白) 这个……  
胡凤莲 (白) 要求众位大人做主，不然把民女处死帅堂，免得与父报仇吓！  
(梆子原板) 鲁总督仗势力如天似海，  
把大明严法律当作顽言。  
再杀了渔家女将根绝断，  
也免得到后来替父伸冤。

董文 (白) 众位大人！

徐锡、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大人！  
董文 (白) 看来这场官司，须要各分一案，问问才是。  
郝自良 (白) 大人吩咐。  
董文 (白) 这一女子，当真与你父报仇么？  
胡凤莲 (白) 杀父之仇不报，怎样为人？  
董文 (白) 依老夫一件。  
胡凤莲 (白) 为父报仇，万件依从。  
董文 (白) 你可认得我么？  
胡凤莲 (白) 民女不认识。  
董文 (白) 老夫布政司董文。虽有子女，不在任上。有心收你为义女，你抱住我这粗腿，

与你父报仇。

胡凤莲 (白) 如此爹爹请上，受孩儿一拜。

董文 (白) 也罢。受儿一拜。儿请起。

徐锡、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董大人恭喜。

郝自良 (白) 先把团鱼送一个与我下酒。

董文 (白) 哈哈！明天到渔船去打。我还未下网，你就来扯。扯破了网，怎样打鱼呢？

郝自良 (白) 无有团鱼，乌龟也使得。

徐锡、  
董文、  
姚文俭 (同白) 取笑了。

胡凤莲 (白) 与孩儿报仇罢。

董文 (白) 我儿不必性急，你父尸首停在渔船，受风吹日晒，如何是好？

胡凤莲 (白) 爹爹吓！

董文 (白) 儿吓，不必啼哭。  
董府人役过来。

人役 (白) 伺候大人。

董文 (白) 用小轿一乘，将姑娘抬在龟山。买副棺木，将渔翁尸首殓起，瘞在龟山。把你姑娘送回府去。

人役 (白) 轿夫伺候。

(轿夫上。胡凤莲哭。)

胡凤莲 (唱) 杀父仇未曾报泪流满面，  
奴公父站多时心暗痛酸。  
一家人对着面有言难辩，  
我只得到董府暂把身安。

(胡凤莲、轿夫同下。)

郝自良 (白) 江夏县回去。急出火批，拿你子定罪。

田云山 (白) 遵命。

董文 (白) 急速办理。

田云山 (念) 一场无影事，几乎唬杀人！  
(田云山下。)

鲁林 (念) 偿我亲生子，绝了后代根。  
(白) 好不气杀人也！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元帅不必伤悲。捉拿县子到案，必有法律公断。

内监 (内白) 圣旨下。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大人接旨。

(内监上。)

内监 (白) 大明皇帝诏曰跪。

鲁林、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唐让 (同白) 万岁！

内监 (白) 朕闻苗蛮造反，占地数处，官兵屡仗不胜。命鲁林挂印为帅，领兵三千，前去讨贼。武昌府徐锡，搬运粮草。右营副将唐让，与为前部先锋。即刻起身，望

旨谢恩！

鲁林、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唐让 (同白)

万万岁！

鲁林 (白)

有劳公公。后堂摆宴。

内监 (白)

圣命在身。告辞！

鲁林、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唐让 (同白)

奉送。

(内监下。)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恭喜元帅！此番出征，马到功成。

鲁林 (白)

杀子之仇未报。儿吓！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元帅休得悲伤，我等急拿县子。帅爷得胜回来，报仇未迟。我等告辞。

鲁林 (念)

今日伤我亲生子，

徐锡、  
董文、  
郝自良、  
姚文俭

(同白)

元帅！

(同念)

得胜回来把冤伸。

(众人同下。)

#### 【第四场】

(唐让上。)

唐让 (念)

金盔银甲锦战袍，三尺宝剑放光毫。上阵全凭乌骓马，贼人一见望风逃。

(白)

俺、右营司马唐让是也。元帅奉旨征蛮，挂我前战先锋。元帅升帐，在此伺候。

(四大铠引鲁林同上。)

鲁林 (引子)

奉旨征蛮，但愿干戈早息。

(念)

百尺高杆挂帅旗，上阵全凭鬼神机。一声令出山摇动，要把苗蛮一扫光。

(白)

本帅鲁林，奉旨征蛮。

来，先锋进帐。

唐让 (白)

元帅在上，末将参见。

鲁林 (白)

人马可齐？

唐让 (白)

齐备多时。

鲁林 (白)

吩咐放炮起营。

唐让 (白)

众将官，放炮起营。

(四大铠同允。【牌子】。众人同下。)

#### 【第五场】

(徐锡上。)

徐锡 (念) 一声令下惊人胆，奉命押粮到边关。  
(白) 本府、武昌府徐锡。奉旨押粮。  
左右催马。

(徐锡下。)

【第六场】

(田玉川上。)

田玉川 (梆子导板) 时不来运不至将我难坏，  
(梆子慢板) 游龟山惹下祸招下天灾。  
到如今只落得孤身在外，  
自己思自己想无计安排。  
(白) 小生姓田名车，字玉川。只因龟山怒打不平，将鲁府公子打死，官兵拿我甚紧。  
多蒙渔家女子，渡我过江。只是没有盘费，沿门乞讨，暂逃患难。今日肚中  
饥饿，不免寻个村庄，讨饭便了。且慢，倘有人盘问，我若说了实话，自觉有  
些不便，必须改名才好。有了，田字上加一雨字，是一雷字，车上加车，是一  
轰字。我就改名叫雷轰，乃双车驾云之意。玉川改名全州，又有指点我父之意。  
就是这个主意，只得慢慢而行。  
(梆子索板) 都只得少年人自称血刚，  
到如今才知道后悔所难。  
虽然是渔家女救出祸患，  
到何日归故里合家团圆？

(【内喊声】。)

田玉川 (白) 不好！  
(梆子摇板) 猛听得锣声响干军呐喊，  
莫不是鲁元帅征讨苗蛮？  
他若是遇着我必招祸患，  
吓得我浑身抖胆战心寒。  
(白) 人马呐喊，必是鲁元帅领兵征蛮。倘若被他看见，如何是好？有了，前面有座  
大桥，不免藏在桥下。等他过去，再作道理。

(田玉川躲。徐锡上。)

徐锡 (梆子慢板) 一路上只觉得人喊马嘶，  
兵行到新安桥马不进前。  
兵卒 (白) 禀爷，马不前进。  
徐锡 (白) 且住，当日有良马不进，必有奇巧。  
众将官，桥下搜来。  
兵卒 (白) 有一少年藏在桥下。  
徐锡 (白) 唤他上桥问话。  
兵卒 (白) 呔！大人唤你上桥问话。  
田玉川 (白) 呀不好了！  
(梆子摇板) 他那里唤一声浑身颤抖，  
吓的我战惊惊毛骨悚然。  
此一去问根苗难免祸患，  
无奈何上前去跪在马前。  
(白) 与大人叩头。  
徐锡 (白) 你这汉子，我看你非下流之辈，如何躲在桥下？  
田玉川 (白) 离乡背井，见大人驾临，小人躲避不及，故躲在桥下。  
徐锡 (白) 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田玉川 (白) 大人容禀。  
(梆子原板) 家住在山西省凌川小县，  
我的名叫雷轰小字全州。  
到这里投亲眷故友不见，  
躲不及桥下边又犯天颜。

徐锡 (白) 自幼作何生理?  
 田玉川 (梆子原板) 自幼儿习武艺舞枪弄剑,  
 皆因我不守业身受饥寒。  
 徐锡 (梆子原板) 听此言倒叫我笑容满脸,  
 好一个奇男子青春少年。  
 这就是武曲星前来助我,  
 此一去保粮草料无风波。  
 (白) 你可认得我么?  
 田玉川 (白) 不认识。  
 徐锡 (白) 老夫武昌府府院。今因鲁帅奉旨征蛮, 本府押运粮草。我看少年英雄, 有心收  
 你帐下, 保护粮草。你意如何?  
 田玉川 (白) 既蒙大人见爱, 愿效犬马之劳。  
 徐锡 (白) 好吓! 任你挑选弓马, 下面更衣。  
 田玉川 (白) 遵命。  
 (徐锡下。)  
 徐锡 (白) 真乃良材也。正是:  
 (念) 千军容易得, 一将最难求。  
 (徐锡下。)

## 【第七场】

(四大铠、唐让、鲁林同上。)  
 兵卒 (白) 禀帅爷: 来至苗蛮地界。  
 鲁林 (白) 就此安营下寨。  
 (众人同下。)

## 【第八场】

(藏哪引四龙套同上。)  
 藏哪 (念) 金盔银甲放毫光, 好汉英雄似金刚。战马冲出疆边外, 枪挑敌兵阵前亡。  
 (白) 俺、苗蛮大都督藏哪是也。天朝统兵前来, 殿下查点人马, 在此伺候。  
 (叭噜咕上。【牌子】。四小蛮同上。)  
 叭噜咕 (白) 孤、苗蛮太子殿下太保叭噜咕是也。今有心要夺大明江山, 现有鲁林领兵前来,  
 杀他个措手不及。  
 马来!  
 (众人同下。)

## 【第九场】

(鲁林上。)  
 鲁林 (引子) 奉命征苗蛮, 安营到边关。  
 (白) 本帅鲁林。奉命征苗, 今晚心慌意乱, 不知为何?  
 众将官, 好好把守营门!  
 (藏哪、叭噜咕、四龙套、四小蛮同上。兵卒上。)  
 兵卒 (白) 苗蛮偷营。  
 鲁林 (白) 前杀一阵。  
 (鲁林下。藏哪、叭噜咕、四龙套、四小蛮同杀, 同追下。)

## 【第十场】

(徐锡上。兵卒上。)  
 兵卒 (白) 前边失阵。  
 徐锡 (白) 哎呀! 前营失阵, 怎样保护粮草?



(田玉川上。)  
 田玉川 (白) 大人惊慌为何?  
 徐锡 (白) 前营有失, 叫我焉得不惊。  
 田玉川 (白) 大人休惊。命众将多备弩弓火炮, 保护粮草。待小将杀上前去。  
 (田玉川、徐锡同下。)

## 【第十一场】

(唐让上。田玉川上。叭噜咕上, 打。田玉川打叭噜咕下。)  
 唐让 (白) 这一年幼豪杰, 那反贼把元帅围住, 小将军去救罢。  
 田玉川 (白) 请请请!  
 (田玉川下。)  
 唐让 (白) 那小将不言不语走了, 待我赶上前去, 同救元帅便了。  
 (唐让下。)

## 【第十二场】

(鲁林上, 藏哪上, 打。鲁林落马。田玉川上, 杀藏哪下, 救鲁林上马。)  
 田玉川 (白) 请元帅回营。  
 (叭噜咕上, 田玉川杀叭噜咕下, 田玉川、鲁林同下。)

## 【第十三场】

(鲁林上。)  
 鲁林 (白) 好杀好杀!  
 (徐锡上。)  
 徐锡 (白) 元帅受惊了。卑职因粮草要紧。  
 (唐让上。)  
 唐让 (白) 未将来迟。元帅恕罪。  
 鲁林 (白) 此乃本帅疏失, 与众将无干。  
 唐让 (白) 若不是一小将, 我等哪有活命。  
 鲁林 (白) 这小将如此厉害。  
 唐让 (白) 未将被贼人挡住, 多蒙小将杀退, 故尔同救元帅。  
 鲁林 (白) 好不唬杀人也!  
 徐锡 (白) 哎, 元帅怎样?  
 鲁林 (白) 贵府, 本帅被贼人一鞭打下马来, 料无活命。如天降一小将, 左手执枪, 右手挥剑, 杀散贼兵, 救本帅上马。后又被围住, 这小将单人独骑, 如入无人之境, 又杀出重围。好威风人也!  
 (梆子快板)  
 那小将好一似从天降下,  
 杀反贼如同那割皮削瓜。  
 手执着两尖枪横挥顺打,  
 那苗蛮一个个都被他杀。  
 徐锡 (白) 元帅可晓得小将他是何人?  
 鲁林 (白) 本帅不知。  
 (田玉川上。)  
 徐锡 (白) 乃是卑府的家将。  
 鲁林 (白) 怎么, 是你的家将?  
 徐锡 (白) 正是。  
 鲁林 (白) 好虎将!  
 徐锡 (白) 家将见过元帅。  
 鲁林 (白) 不必下拜。若不是小将军, 我命休矣。  
 来, 收兵!  
 田玉川 (白) 元帅为何收兵?

鲁林 (白) 我带三千人马，这一阵折去大半。贼兵势大，不如回朝，另调军马再仗。  
 田玉川 (白) 元帅不可收兵。此一阵未做准备，故尔折兵。今元帅不仗而回，圣上必然降罪。  
 鲁林 (白) 哎吓是吓！若非小将军言讲，本帅又错了。  
 田玉川 (白) 元帅设计才是。  
 鲁林 (白) 忙忙无计。  
 田玉川 (白) 今晚何不劫他营寨？  
 鲁林 (白) 此计不可。  
 田玉川 (白) 为何？  
 鲁林 (白) 我兵被他一阵，杀得大败。今晚贼营必然准备。  
 田玉川 (白) 反兵大胜，必无准备。元帅退兵十里，小将带兵五百，前去偷营劫寨。如若不胜，甘当军令。  
 唐让 (白) 末将愿为接应。  
 鲁林 (白) 小将军听令。  
 田玉川 (白) 在！  
 鲁林 (白) 命你带兵五百，前去劫营，不得有误。  
 田玉川 (白) 得令！  
 带马！  
 (田玉川下。)  
 鲁林 (白) 先锋前去，与小将掠阵。  
 唐让 (白) 得令！  
 马来！  
 (唐让下。)  
 鲁林 (白) 众将官，兵退十里安营。  
 (众人同允，同下。)

## 【第十四场】

(四龙套、四小蛮、藏哪、叭噜咕同上。)  
 叭噜咕 (白) 好杀也！  
 藏哪 (白) 大明元帅，被我一鞭打下马来。正要杀他，忽被一小将救去，好厉害人也！  
 叭噜咕 (白) 孤几乎被小将挑下马来。  
 (报子上。)  
 报子 (白) 千岁！官兵退十里安营。  
 叭噜咕 (白) 再探！  
 (报子下。)  
 叭噜咕 (白) 官兵退去，必无准备。  
 来，前去劫寨！  
 藏哪 (白) 得令。  
 (藏哪下。)  
 叭噜咕 (白) 带马杀上前去。  
 (田玉川上，开打。叭噜咕、藏哪同上，同打，同被擒，同下。)

## 【第十五场】

(鲁林、四大铠同上。)  
 鲁林 (念) 耳听号炮响，儿郎报端详。  
 (唐让上，徐锡上。田玉川上。)  
 田玉川 (白) 小将交令。  
 鲁林 (白) 胜败如何？  
 田玉川 (白) 拿住反贼。  
 鲁林 (白) 绑上来！  
 田玉川 (白) 绑上来！  
 (龙套甲绑叭噜咕、藏哪同上，叭噜咕、藏哪同跪。)

鲁林 (白) 吠！尔等有何本领，敢犯天朝地界？  
 叭噜咕 (白) 冒犯天朝，望元帅恕罪。永不敢再犯！  
 鲁林 (白) 尔等竟敢偷营，险伤本帅！  
 来，推出斩首！  
 田玉川 (白) 且慢！启禀元帅：苗蛮自古皆有，尔等俱是蝼蚁之数，不能成其大事。元帅放他回洞，必感天朝之恩。  
 叭噜咕 (白) 元帅放我回洞，某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唐让 (白) 元帅想来。  
 鲁林 (白) 本帅放你回洞，速献降表，好好守法。再犯天朝，定斩不赦！  
 叭噜咕 (白) 谢元帅！  
 (叭噜咕、藏哪同下。)  
 鲁林 (白) 今番得功，俱是雷小将一人。也罢，我有一小女，年方二九，尚未婚配。奉烦二位作伐。  
 徐锡、  
 唐让 (同白) 遵命。  
 雷小将过来。  
 田玉川 (白) 大人何事？  
 徐锡、  
 唐让 (同白) 今日阵前之功，皆是雷小将之才。元帅感救命之恩，有一亲生千金，愿许将军成婚。我二人作伐，望小将允应。  
 田玉川 (白) 容我自思。  
 徐锡、  
 唐让 (同白) 好，自己思忖。  
 田玉川 (白) 哎吓且住！我若允下亲事，那渔家女子，置于何地？倘若不从，纵有莫大之恩，难免报子之仇，须要讲在当面。  
 大人，非是小将不愿。只因家有前定未娶之妻，望大人参详。  
 徐锡、  
 唐让 (同白) 既有此事，与元帅说明。  
 唐让 (白) 回禀元帅：小将言道，家有前定未娶之妻，不敢允承。  
 鲁林 (白) 这也难怪。  
 唐让 (白) 我想他前定之妻，必是民家之女。帅府许下亲事，回府急速花烛完婚。日后民女过门，就说前定不为大，先娶乃为长，谅她不敢相争。  
 鲁林 (白) 如此烦二位。  
 徐锡、  
 唐让 (同白) 遵命。  
 徐锡 (白) 小将军，元帅这门亲事，须要从下才是。日后你前定妻到来，我们自有道理。  
 田玉川 (白) 这个……  
 徐锡、  
 唐让 (同白) 什么这个！此乃天大之喜，不必推辞。  
 田玉川 (白) 就依二位大人，小将允亲就是。  
 徐锡、  
 唐让 (同白) 上前拜过元帅。  
 田玉川 (白) 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鲁林 (白) 哈哈！贤婿请起。  
 徐锡、  
 唐让 (同白) 元帅恭喜！  
 鲁林 (白) 大家同喜。看文房伺候。  
 京报走来！  
 (报子上。)  
 报子 (白) 伺候帅爷。  
 鲁林 (白) 公文一角，下在京地莫误。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鲁林 (白) 众将官，打起得胜鼓回朝。  
带马！

(众人同允。【牌子】。众人同下。)

### 【第十六场】

(董文上，院子上。)

董文 (念)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白) 下官、布政司董文，大明为臣。只因鲁府公子，仗势行凶，把渔人打死。县子怒打不平，又将董府公子打伤。前在帅府判断，实难定案。无奈将渔家之女，收为螟蛉，暂且朦胧下场。今日无事，唤女儿出来，闲叙一回。  
来！

(院子允。)

董文 (白) 唤你小姐出堂。

院子 (白) 唤小姐出堂。

(胡凤莲上，丫鬟上。)

胡凤莲 (念) 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白) 爹爹万福。

董文 (白) 罢了。

胡凤莲 (白) 唤儿出来，莫非与我父亲报仇？

董文 (白) 儿吓，坐下。想元帅征苗未回，县子又无影响，往哪里伸冤？

胡凤莲 (白) 爹爹吓！

董文 (白) 我儿不必啼哭。你父冤仇，自然要报。况且帅子已死，也算偿了命呢。

胡凤莲 (白) 为何他要拿县子偿命？

董文 (白) 但等县子拿到，为父自有主见，断不冤屈好人。看来我儿长大成人，急当与儿选一佳婿，儿意下如何？

胡凤莲 (白) 我父在渔船与儿定下亲事，现有宝杯为记。

董文 (白) 此杯有何贵处？

胡凤莲 (白) 爹爹吓！

(梆子慢板) 蝴蝶杯传家宝千金难买，

斟美酒五彩蝶片片飞来。

老爹爹若不信亲眼来看，

观此宝是这等异样色鲜。

董文 (白) 如此我儿斟酒，待为父看宝。

胡凤莲 (白) 丫鬟看酒。

(梆子原板) 把宝贝放在了桌案以上，

胡凤莲心儿里暗祝上苍。

倘若是斟美酒蝴蝶出现，

奴与那田公子同配姻缘；

如若是蝴蝶杯藏影不现，

只恐怕与公子难得团圆。

董文 (梆子原板) 我一见宝贝蝴蝶出现，

满堂上彩蝶飞上下翻腾。

蝴蝶杯果称得传家之宝，

有此宝他必然自来团圆。

(院子上。)

院子 (念) 有事不敢不报，无事不敢乱传。

(白) 禀大人：鲁元帅得胜回朝。

董文 (白) 儿吓，将宝杯收起，为父迎接元帅。

吩咐外厢伺候！

(董文、胡凤莲、院子、丫鬟同下。)

### 【第十七场】

(田云山上。)

田云山 (念) 事犯风吹檐前瓦，运去又坐浪里船。  
 (白) 下官田云山。只因蠢子打死帅府公子，布按三司出票拿他，不知畜生逃往何处。今闻元帅得胜回来，必要追究此案，叫本县何言答对？  
 (梆子原板) 鲁元帅得胜回必究此案，  
 倒叫我七品官无有主张。  
 我只得背地里把儿埋怨，  
 谁叫你抱不平惹下祸端。

(院子上。)

院子 (白) 禀老爷：鲁元帅得胜回朝。  
 田云山 (白) 吩咐外边伺候。  
 (院子允，田云山、院子同下。)

### 【第十八场】

(田云山、院子、四青袍同上。田玉川上，过场，下。)

田云山 (白) 家院，方才那一小将，好似你家少爷么？  
 院子 (白) 老奴见他遮面而去。  
 田云山 (白) 奴才打伤人命，连累本县，竟敢大胆过去。家院唤他回来！  
 院子 (白) 我家少爷打死帅子，又在帅府立功，其中必有原故。唐大人与老爷交好，等他到来，一问便知。

(唐让上。)

唐让 (白) 贵县！  
 田云山 (白) 大人！请问方才那一小将，他是何人？  
 唐让 (白) 他是徐大人的家将，贵县的同乡，又是帅府之佳婿，在阵前立功回来。  
 田云山 (白) 他姓甚名谁？  
 唐让 (白) 姓雷名轰字全州。今日有事，改日再叙。请请！

(唐让下。)

田云山 (白) 这蠢子怎样到了徐府？又上阵立功？又为帅府之婿？叫什么雷全州。好不明白也！  
 院子 (白) 迎接元帅，再为打听。

(鲁林上，四大铠同上。)

田云山 (白) 江夏县迎接元帅。  
 鲁林 (白) 江夏县，你子可曾拿到？  
 田云山 (白) 犬子杳无音信。  
 鲁林 (白) 你藏子不现，明日帅府听审。

(鲁林、四大铠同下。)

田云山 (白) 这老儿要报杀子之仇，如何是好？  
 院子 (白) 方才唐将军之言，不知虚实。待老奴前去打听。  
 田云山 (白) 速去打听！  
 来，打道回衙。

(田云山、四青袍、院子同下。)

### 【第十九场】

(鲁林上。四大铠、中军同上。)

鲁林 (白) 中军。  
 (中军允。)  
 鲁林 (白) 把那小将请至书馆。众将各自回营，改日领赏。  
 中军 (白) 小将请至书馆。众将各自回营，改日领赏。  
 (四大铠同下。)  
 鲁林 (白) 转堂。  
 (院子上。)

鲁林 (白) 家院, 请你太太、姑娘出堂。  
院子 (白) 太太、姑娘出堂。  
(二丫鬟引鲁夫人、鲁凤英同上。)

鲁夫人 (念) 耳听堂前威烈喧,  
鲁凤英 (念) 想是爹爹得胜回。  
鲁夫人 (白) 大人恭喜!  
鲁凤英 (白) 爹爹万福。  
鲁林 (白) 一旁坐下。

鲁夫人、  
鲁凤英 (同白) 有坐。大人将阵前之事, 细讲一遍, 我母女一听。  
鲁林 (白) 哎夫人! 本帅初到蛮地, 安营未定。探子报到: 苗蛮前来劫营, 那时人不及甲, 马不及鞍, 一阵好杀也!

鲁夫人 (白) 后来怎样?  
鲁林 (白) 本帅上马逃走不及, 被那反贼一鞭打下马来!  
(梆子中板) 那苗蛮使钢枪如同雷闪,  
险些儿我的命一旦了完。  
若不是雷小将救我回转,  
今世里再不能活命回还。

鲁夫人 (白) 那小将是谁呢?  
鲁林 (白) 他乃徐府家将, 好虎将也!  
(梆子快板) 那小将到军前浑身是胆,  
杀苗蛮犹如那虎抓绵羊。  
若非他救本帅性命枉想,  
那三千人和马免得遭殃。

鲁夫人 (白) 依大人说来, 这小将是我家大大的恩人。怎样报答于他?  
鲁林 (白) 夫人, 本帅无恩可报, 将女儿许他为妻。  
(鲁凤英羞。)

鲁夫人 (白) 他可允下?  
鲁林 (白) 他说家有前定未娶之妻。  
鲁夫人 (白) 难道叫我女作妾不成?  
鲁林 (白) 自古先配为大。今乃良辰吉日, 就与女儿拜堂完婚。  
(鲁凤英下。)

鲁夫人 (白) 大人, 一个“拜”字, 把女儿拜走了。  
鲁林 (白) 丫鬟, 与你小姐打扮, 与小将拜堂。  
(二丫鬟同允, 同下。)

鲁林 (白) 家院, 去到书房, 请小将今晚二堂与小姐完婚。  
(院子允, 下。)

鲁林 (白) 夫人吓!  
(梆子原板) 两军阵遇小将恩德非浅,  
可爱他小英雄文武双全。  
救老夫回朝转俱家相见,  
报大恩将女儿匹配良缘。

鲁夫人 (梆子原板) 那小将救帅爷恩重如海,  
咱女儿千金体世间无双。  
那小将是英雄年少豪杰,  
好姻缘天配就棒打不回。

(院子上。)

院子 (白) 安排乐赞。  
鲁林 (白) 唤宾相进来。  
院子 (白) 宾相进来。  
(宾相上。)

宾相 (念) 宾相就是我, 常常见拜堂。人家多欢畅, 自己守空房。  
(白) 宾相叩头。

鲁林 (白) 唱礼。  
 (〔吹打〕。田玉川、鲁凤英、丫鬟同上。)  
 宾相 (念) 东壁仙子到，西垵降瑶池。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  
 (白) 请贵人拜高堂。  
 (田玉川、鲁凤英同拜。田玉川、鲁凤英同下。鲁林下。)

## 【第二十场】

(〔起初更鼓〕。丫鬟上，挡帐子。田玉川、鲁凤英同上。)  
 田玉川 (念) 耳听更鼓起，叫人好心疑。  
 (白) 小生田玉川，改名雷全州。只因游玩龟山，抱打不平，一拳将帅府公子打死。帅府命将带领人马，将龟山团团围住。是我逃在江边，多亏渔家之女渡我过江。是我身无盘费，落在乞讨之中。幸亏徐大人将我收在部下，不过保护粮草。那老元帅被反贼一鞭打下马来，是我放马前去，救他不死。他无恩可报，将他亲生之女许配我为妻。我想打死他子，不来加罪，反把女配我为妻。尘世以上，哪有这等好事？我田玉川莫非做梦不成？  
 (梆子慢板) 田玉川在洞房前思后想，  
 思着前想着后无有主张。  
 打死了帅府子我该命丧，  
 他反把亲生女许配成双。  
 田玉川你莫非梦中思想，  
 明亮亮银灯照身在洞房。  
 用手儿掀开了纱罗床帐，  
 见小姐合一眼躺在牙床。  
 观小姐好一似仙女下降，  
 (梆子摇板) 观小姐好一似酒醉海棠。  
 我有心打兄仇对她言讲，  
 她要报杀兄仇难得提防。  
 用手儿放下了纱罗床帐，  
 我只得呆呆的坐在一旁。  
 (〔起二更鼓〕。)  
 鲁凤英 (梆子导板) 猛听得鼓楼上二更鼓响，  
 (梆子慢板) 揭罗帐偷眼看奴的新郎。  
 怪不得奴的母将他夸赞，  
 果然是貌潘安绝世无双。  
 奴本是知花女并非丑陋，  
 他怎么倚书案不短不长？  
 我有心出罗帏与他面讲，  
 羞答答难开言叩问新郎。  
 莫不是未见奴金莲模样，  
 因此上低下头犯了思量？  
 (梆子快板) 慢慢的伸金莲罗帏帐外，  
 我看他与奴家什么下场？  
 (〔起三更鼓〕。丫鬟、丑丫鬟同上。)  
 田玉川 (梆子二六板) 田玉川你不要心中思想，  
 倒不如上床去与她安服。  
 (白) 哎！等到天明，与她言讲，她就对她二爹娘言讲，那时节再作道理。  
 小姐苏醒！小姐醒来！  
 鲁凤英 (白) 相公，你乃是英雄好汉，又读诗书，何能这样情薄？  
 田玉川 (白) 小姐，今晚洞房花烛，倒讲我情薄。好文，小姐请来题诗作对；好武，盘枪舞剑。文也不文，武也不武，还不在于罗帏帐中投情，反来淘气么？  
 (田玉川、鲁凤英同进帐子。)  
 丫鬟 (白) 哎吓哎嘛，这是老梅么？

丑丫鬟 (白) 你在此作什么?

丫鬟 (白) 我伺候姑娘来了。你作什么?

丑丫鬟 (白) 我伺候姑爷来了。

丫鬟 (白) 你听见姑爷、姑娘说些什么?

丑丫鬟 (白) 未说什么。

丫鬟 (白) 我听见了：要文题诗作对，要武盘枪舞剑。你听见什么?

丑丫鬟 (白) 我听见他们两人听经。

丫鬟 (白) 念的什么经?

丑丫鬟 (白) 姑爷念的咦咦经，姑娘念的呀呀经。小丫头，你晓得什么。老娘这大年纪，经过大阵势，晓得这些情由。你晓得什么?

丫鬟 (白) 先晓得情由停车，就不许我闻香下马么?

丑丫鬟 (白) 哎吓哎吓！把你这小贱人！明日告诉太太打你。不顾你呢！我回小房子里与老头子也要如此如此。咳，不中用了！

(丑丫鬟下。)

丫鬟 (白) 呀，我把你这个老东西！你说与老头子如此。你怎知我与少爷有奸，现下少爷死了，少不得另寻主顾。自古道女大不可留，留下作冤仇，再过一二年不出嫁，哎吓天吓！黄瓜瓠子一齐收！

(丫鬟下。田玉川、鲁凤英同出帐。)

田玉川 (梆子原板) 今夜晚在洞房从天所降，  
看小姐娇容貌好似海棠。

鲁凤英 (梆子锁板) 恨相公全不念春风飘面，  
会云雨并无有爱玉怜香。

田玉川 (白) 小姐请来用酒。

鲁凤英 (白) 奴不能奉陪。

田玉川 (白) 待我自斟自饮。小姐我有一言，当讲不当讲？

鲁凤英 (白) 夫妻情长，有话请讲。

田玉川 (白) 帅府老大人，可是亲生之父？小姐还是螟蛉之女？

鲁凤英 (白) 帅府是奴家亲生父母。相公何必多疑？

田玉川 (白) 既是亲生之女，如何许配我为妾？是何高才？是何等体面？

鲁凤英 (白) 听相公之言，家中还有前妻么？

田玉川 (白) 家有前定未娶之妻，难道岳父老大人，未曾与你言讲？

鲁凤英 (白) 呀！

(唱)

(梆子快板) 见公子前定妻奴自思想，  
这言语向里边必有隐藏。  
两军前救父命奴亦思量，  
才将奴许与你成就鸳鸯。  
有聘定结发妻必然为长，  
姐姐来奴情愿自作妾房。

田玉川 (梆子二六板) 听她言不由人心中喜畅，  
这才是帅府女女中贤良。  
我有心打兄仇对她言讲，  
必须要将此事慢慢比方。

鲁凤英 (白) 请问相公，我那前定姐姐，姓甚名谁？

田玉川 (白) 他娘家姓胡，名叫凤莲。

鲁凤英 (白) 如此说来，我二人是天生一对姐妹了。

田玉川 (白) 怎见得？

鲁凤英 (白) 我姐姐叫凤莲，奴家叫凤.....

田玉川 (白) 你叫凤什么？

鲁凤英 (白) “凤”，凤凰不晓得？

田玉川 (白) 难道岳父大人，与你起个“凤”不成？

鲁凤英 (白) 哪有一个字名字么？

田玉川 (白) 到底“凤”什么？

鲁凤英 (白) 非是奴不对你说，怕相公时常取笑。



田玉川 (白) 你我夫妻，怎说取笑二字。  
 鲁凤英 (白) 奴叫凤、凤、凤、凤，叫凤英。  
 田玉川 (白) 哎吓我的英！  
 鲁凤英 (白) 呸！掌嘴！  
 田玉川 (白) 幸喜得了二凤之妻，岂不快乐人么！  
 鲁凤英 (白) 便宜你了！  
 田玉川 (白) 这二凤，丢下一凤。  
 鲁凤英 (白) 那一凤呢？  
 田玉川 (白) 我明白你不晓得。  
 鲁凤英 (白) 明白什么？真是薄幸之人，不晓情理。  
 田玉川 (白) 小姐非知，只因我那前定之妻，有一哥哥，与我同学攻书。言语不和，被我一拳将他打死了。  
 鲁凤英 (白) 哎吓哥哥吓！  
 (梆子二六板) 听相公前后话细说一遍，想起了奴兄长两泪涟涟。我兄长也被人一拳命丧，杀兄仇未曾报腹内含冤。  
 (白) 哎吓苦命的哥哥吓！  
 田玉川 (白) 你们妇道人家，就有这些虚情假意。  
 鲁凤英 (白) 怎见得虚情假意？  
 田玉川 (白) 想我那前定之妻，哥哥被我打死。你二人未曾见面，就是这样痛哭。倘若见面，还要拿我与他哥哥报仇不成？  
 鲁凤英 (白) 我不说相公非知：我那哥哥，也被人打死了。  
 田玉川 (白) 帅府公子何人敢打？  
 鲁凤英 (白) 就是那江夏县的儿子，那个天杀贼，把我哥哥打死了！  
 (梆子索板) 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叫相公坐洞房细听奴言：我哥哥到龟山闲游散闷，带家人引家犬去赏清闲。见渔人卖怪鱼心里爱见，买那鱼一时间无有带钱。那渔人不舍鱼不肯宛转，四十鞭送他到鬼门三关。  
 田玉川 (白) 这就是令兄不是了。  
 鲁凤英 (白) 怎么不是？  
 田玉川 (白) 无故打死渔人，岂不是他的不是？  
 鲁凤英 (白) 就为这断情由，偏偏那天杀的来了！  
 田玉川 (白) 背地不要骂人，人家是打不平的。怎样将你兄长打死？  
 鲁凤英 (梆子二六板) 那贼子生就的铜拳铁膀，纵有那千万人不敢近前。用一拳打死了赛虎犬，我哥哥与家郎带伤回还。  
 田玉川 (白) 难道岳父大人，无有差人捉拿他么？  
 鲁凤英 (梆子二六板) 唐司马到龟山拿他不见，我的父搜县衙抱病回还。布按司画图像批箭火票，拿不着那贼子影踪全无。  
 田玉川 (白) 难道渔家不与他父伸冤么？  
 鲁凤英 (白) 怎的无有。那渔家女子，大闹法堂。这件公事，后来无法可断了。  
 田玉川 (白) 渔家女子，现在何处？  
 鲁凤英 (白) 布政司董大人，收她与为义女去了。  
 田玉川 (白) 难道岳父大人，此事未曾落案？  
 鲁凤英 (白) 后来不必提起。

田玉川 (白) 讲的好好, 怎么不讲了?  
 鲁凤英 (白) 偏偏圣旨到来, 命我父挂帅, 征讨苗蛮。两军阵前, 多亏相公救我父性命。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因此我父将奴许配将军。

田玉川 (白) 我还有点好处。  
 鲁凤英 (唱) 老爹爹言将军身体强壮,  
 上阵去全凭着一杆银枪。  
 救父命恩情重难以报答,  
 因此上把奴家许配成双。

田玉川 (白) 听小姐这样说起, 我是不得活了。  
 鲁凤英 (白) 怎么不得活了?  
 田玉川 (白) 只因我将那前定之妻哥哥打死。我二人若是见面, 她拿住于我, 与她哥哥报仇, 岂不是不得活了?

鲁凤英 (白) 这也无妨。有我爹爹与你作主, 把那胡家姐姐, 娶来成亲之后, 难道她还舍得与她哥哥报仇么?

田玉川 (白) 还怕舍得罢。  
 鲁凤英 (白) 慢说胡家姐姐, 就是奴家, 岂能舍得你吓!  
 田玉川 (白) 你还更舍得罢!  
 鲁凤英 (白) 既已成亲, 有百年之好。夫妻恩爱, 岂能舍得?  
 田玉川 (白) 倘若那县子到来, 你不与你家哥哥报仇, 你看如何?  
 鲁凤英 (白) 哼! 那可不能! 无故打死帅府公子, 岂能饶他吓!  
 田玉川 (白) 饶了好。  
 鲁凤英 (白) 饶他不了!  
 田玉川 (白) 饶了好。  
 鲁凤英 (白) 你与县子有亲么?  
 田玉川 (白) 一不沾亲。  
 鲁凤英 (白) 有故?  
 田玉川 (白) 二不带故。  
 鲁凤英 (白) 无亲无故, 你为何这样护他?  
 田玉川 (白) 一不沾亲, 二不带故。这里边大大小小, 有点牵连在内。  
 鲁凤英 (白) 要大就大, 要小就小。怎么大大小小的牵连?  
 田玉川 (白) 我不对你说。对你说, 成恐你烦恼。  
 鲁凤英 (白) 你与那县子有牵连, 奴家自然看过。有何烦恼?  
 田玉川 (白) 不当恼, 还怕要哭!  
 鲁凤英 (白) 我不哭就是。  
 田玉川 (白) 你当真不哭?  
 鲁凤英 (白) 哪里有这些啰嗦!  
 田玉川 (白) 你要问那江夏县, 就是我父; 江夏县之妻, 就是我母。要问县衙公子, 就是我。游玩龟山, 打死你家哥哥也是我。两军阵前, 救你父不死也是我。这方才罗帷帐中如此, 也是我。把话说完, 杀剐存留, 任凭你断!

鲁凤英 (白) 哎吓, 可不好了!  
 (梆子哭板) 听此言倒叫我怒容满面,  
 (梆子摇板) 好比那五雷轰灌入耳边。  
 只说是好夫妻恩深似海,  
 谁想到我上了他的贼船。

田玉川 (白) 小姐你恼了。  
 鲁凤英 (白) 哎吓, 好贼吓!  
 (梆子摇板) 你大胆打死了帅府公子,  
 到阵前改名姓又把亲诬。  
 我与你到二堂对父言道,  
 把此事说明白好消愁肠。

田玉川 (白) 住了!  
 (梆子原板) 小姐不必泪两行,  
 听我把话说端详:

鲁凤英 (白) 你且住了！想你们妇道人家，絮絮叨叨，一点良心没有！  
 (白) 好贼吓！  
 (梆子摇板) 这件事气得我有口难辩，  
 骂一声小短命薄幸才郎。  
 奴与你并无仇往日无恨，  
 害的我兄妹们不能全堂。  
 田玉川 (白) 打死你家哥哥一条人命，救下你家两条人命。还是絮絮叨叨，岂有此理！  
 鲁凤英 (白) 你救下哪两条人命？  
 田玉川 (白) 两军阵前，救下你父不死。是一命不是一命？  
 鲁凤英 (白) 那一命呢。  
 田玉川 (白) 方才罗帏帐中，不是我留马停枪，也有你的命在？  
 (梆子原板) 小姐不必泪两行，  
 听我把话说一番：  
 二堂里有绳将我绑，  
 官宅内去见二爹娘。  
 鲁凤英 (梆子摇板) 奴心上如刀割难分难判，  
 好比那狼牙箭乱射心怀。  
 欲若是杀兄仇不报现在，  
 手足情怎忍得一旦抛开？  
 如若是报兄仇将他斩首，  
 又念他两军阵救父回来。  
 如不然到二堂回父裁处，  
 奴怎舍美貌郎文武全才？  
 思不清想不定心肠不在，  
 只落得泪珠儿滚在满腮。  
 耳听得金鸡叫紧紧罗带，  
 明朗朗红日影照上妆台。  
 田玉川 (梆子摇板) 耳旁忽听金鸡叫，  
 眼看红日照纱窗。  
 请小姐快把生开放，  
 鲁凤英 (梆子摇板) 叫声相公且慢行！  
 (白) 你将我哥哥打死，冤仇未报，你还要逃走，将奴置于何地吓？  
 田玉川 (白) 我把你这个呆子，少时圣旨到来，封官不小。我还要想逃在哪里？  
 鲁凤英 (白) 既不愿逃走，又欲出府，意欲何为？  
 田玉川 (白) 我回县衙，见了我父，我父将我绑至帅府。老大人一见是我，小姐，这尘世以上，哪有丈人杀女婿的道理吓？  
 鲁凤英 (白) 我爹娘问我，我何言答对？  
 田玉川 (白) 你只是痛哭，假装不晓得。  
 鲁凤英 (白) 你的好计策。  
 田玉川 (白) 不是我的好计，也能与小姐婚配？  
 鲁凤英 (白) 我把你无羞的吓！  
 (梆子大松板) 难怪你言语奸用计多广，  
 叫奴家怎舍得美貌才郎。  
 一船水满装载沙滩以上，  
 我只得暂瞒哄二老爹娘。  
 (白) 事到如今，任你去罢！  
 田玉川 (白) 多谢小姐。  
 鲁凤英 (白) 丫鬟！  
 (丫鬟上。)  
 鲁凤英 (白) 传外中军：随你姑爷出府拜客。  
 丫鬟 (白) 外中军进来！  
 (中军上。)  
 中军 (白) 有。

丫鬟 (白) 命你随姑爷出府拜客。  
(中军允。)

鲁凤英 (念) 既是不是等闲话，落得有口自悲伤。  
(丫鬟、鲁凤英同下。)

中军 (白) 姑爷拜客，还是乘马？坐轿？  
田玉川 (白) 轿马不用，一律且退。  
(中军下。)

田玉川 (白) 正是：  
(念) 暂且逃出一猛虎，回来再闯豺狼围。  
(田玉川下。)

(完)